

散文

与一棵牵牛花相遇

■刘洸

顶楼平阔的露台，可以俯瞰赤峰新老城区和巍巍的红山。无疑，在高楼林立的街衢，这是一隅闹中取静的去处。旭日杲杲或日暮时分，我会到此徜徉、伫立或者小憩。这样，便与一棵牵牛花不期而遇了。

往年，我曾利用几只泡沫板箱子在此栽种过豆角、倭瓜、韭菜等蔬菜。但时而要回锦山，回乡下，加上温度、湿度不对和狂风袭扰，却偏偏事与愿违，种瓜未得瓜，种豆未见豆，最终无功而返，仅余几只颓废的箱子在围墙下抱残守缺、落寞喟叹。

今年暑期，雨水频仍，我去露台眺望楼下西侧河中的橡胶坝是否蓄水，无意中，瞥见废弃的箱子中有一只长满了马齿苋、莠子、稗子等杂草。高楼上，蓝天下，一从蓬勃的绿色生命，就像荒芜的园地有了一束花，静静的流水有了几多涟漪，总会拨动人们柔软的内心。我不由跑近那从绿色。意外的是，竟有一棵孱弱的牵牛花在草丛中引颈张望，甚是情惻。它高仅几寸许，大小五个叶片，如同草蛇灰线，隐

隐约约。我仿佛回到了锄不为农的乡下，急忙弯腰薅去莠子，稗草，去芜存菁，让牵牛花成为主角，马齿苋则像婢女，与其相伴。立时，它仿佛找回了自己，直立而起，叶片翠绿而鲜亮，凌驾马齿苋之上，仰望星空。

之后，我浇水施肥除草，天天陪伴它；看它伶仃无依，就绑一根架杆，使其菟丝子一样攀援向上；渐渐地，木杆不够长了，又给它拉绳，绳子盘曲，直逼西南云天；之后，又拉条折向东北且距离青天更近的绳索，希望它爬出围墙，爬向天外。它如同神奇的精灵，随着牵引它的绳子疯长，一直长到两米多高的围墙之上。但是，此后却伸着长长的触角或天线般的头颈，寻找着方向，不肯向那条更长的绳索攀爬了。它一副犹豫、探望、畏意的样子，对更高的穹宇、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我渴望的那样充满渴望。它反复着蜿蜒、蜷曲的动作，但有了二十五个叶片，有了几点淡青色腼腆的花蕾，韶光乍泄。然而，时光飞逝，那嫣然的花开，却迟迟没有动静。

我们来这里一个多月了，终究是要回锦山的。锦山有二十几盆花卉，有盆栽的葱，有鱼。它们殷殷的期盼，有如鼓点，不时在心头怦然响起。那是一种牵挂和眷恋，令人回归。

看不到心仪的花开，我有些快然。一个早晨，天色阴晦，细雨霏霏，我与它告别。意外的是，它竟一同开了两朵花！一夜的风吹雨打，它的花瓣都被撕裂了，两朵花，各有一瓣，将要与主体分离，像受伤的翅膀，无奈地耷拉着，滴落着泪水一样的雨水。但它们都在倔犟地绽放，紫嫣嫣的。其中一朵，比较策略，接受墙壁角落的庇护，灿烂迷人。

这个细节，温暖了我。万物有灵，我见证了她的成长，她要用最美丽的花儿，报答我一个多月的呵护！

想起张岱《西湖梦记》里的一个人。他叫范与兰，七十三岁，视花如命。范与兰养了三十多盆兰花，深情地称其为“小妾”。冬天，他把它们抬出去晒太阳，夏天，他把它们抬进室内躲避曝晒，乐此不疲。他养有很多盆

景，尤其珍爱一盆豆板黄杨。此杨枝干苍古，意趣盎然。有人出二十两黄金购买，他不为所动。张岱和范是朋友，将盆景借来放在案头观赏。岂料不到三个月，一条枝干枯垂，张岱懊丧，给范抬了回去。主人痛惜，煮了人参汤浇灌，日夜守护，不离不弃。一月后，那条枯坏的枝干居然活了。

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相遇！相遇不同的人，相遇不同的风景，相遇不同的事情。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毕竟，并不是每一朵莲花都能够浮出水面，其中必然需要成长和厚重的过程。怀着这样的感动，我与牵牛花啖别。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它到底怎么样了？我让儿子把照片发过来，竟发现，它没有按照我的设计去攀爬更高的那条线路，而是低垂头颅面向了大地，距离出发的箱子已咫尺之遥。那些最初盛开的叶片、花朵，早已枯萎、干瘪，但头部所向，则开了七八朵花，生机一片。

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牵牛花热烈而内敛，没有去天外炫耀的野心，却也自信、顽强，找准自己的定位，像点亮黑夜的星，美丽而芬芳。

是的，远离热烈的圈子，刻意存在一些疏离，其实是保持了一种态度和姿势。以其更唯美的体谅与生活和解。

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我爱小花小草，我爱它们孤傲的精神。



秋分 摄影 刘学军

散文

母亲叫佩兰

■繁华依旧

已经出落得比同龄人高挑得多，脚掌随之也显得突出，母亲随着季节的时令，早早地就给我做了一双冬天穿的棉鞋，里面有厚厚的绒里，外面的鞋口处，别出心裁地给我镶了一圈长长的灰色兔毛，最让我感觉有些难以接受的是，鞋面的绣花花朵硕大，颜色也是极艳丽，整体目测显得粗拙又夸张，所以我一直很是抵触。但拗不过母亲，毕竟到了冬天，我还穿着单鞋。在母亲的威逼和训斥下，我无奈地穿在脚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我越看越觉得丑陋无比，那藏青的鞋面，那耀眼的绣花，还有那圈长兔毛，愈发显得自己的双脚又大又蠢得像船，所以忍不住抽泣起来，并不断的踢踏着路面的土屑，以此掩盖那上面醒目的繁华。

到了学校，已经对文字颇有感觉的我，情之所至，写了一篇千字的日记，洋洋洒洒一顿倾诉，好不痛快！没想到这篇日记被小姨看到，小姨当做有趣事件在亲戚圈里宣扬，很快就传到了母亲耳朵里，母亲哭哭不得，自那以后，母亲的绣花鞋就彻底地退出了与我交集的历史舞台……只因自己虚荣浅薄又懵懂无知的审美，伤了母亲的一番心力和疼爱，罪过

凌晨读诗，看到蝴蝶和马匹（外二首）

■素心

我想我是时间褶皱里生存的孩子
总在相同的凌晨醒来
读一首孤独之诗，想诗歌后面
孤独的人是否和我一样
有人说，不要把你的不眠昭示天下
所有失眠的人都有不同的吃语

我在诗歌中读到了“蝴蝶纪念馆”
几万只蝴蝶带我回到童年
一只枯叶蝶停留在鬓角
成了我童年的标本
村里的人没有出现，和我同时代的人
有人死去，有人被生活压弯

纯净的眼，早已视物昏花
北斗星披着黑披风
马匹正把夜的疆域无限扩张
我看到大规模的流星，还有蝴蝶剑
杏花雨都是不眠人吐出的火焰
有人说无限事实只是一首诗

一个声音说：诗歌早在黎明前死亡
可我只在天亮之前醒来，所以
我的诗歌一直都在，它是一匹快马
我的灵魂别着蝴蝶发卡飞奔
从不在诗歌里囚禁自己
画地为牢的生活才是孤独的开始

我高兴能在黎明前醒来
为此我早早睡去争取时间
紧迫得灵魂只在诗歌中才可以
放弃卑微，举起高贵的头颅
与夜色平分江山

草原之上

风声拂雨丝光临
那些永恒的记忆
再一次刷新衰老的容颜

站在海拔一千九百米的高山湿地

怀疑这一切的真实，天空之下
草木卑微，蹲下来，我要比它们更低

山岗已被大片的野菊花攻陷
鸽子兰还是旧相识
不懂得回避，虚空与现实

为了感知一朵花的温度
必须努力缩小、拧干生活的水分
用最小的尘事触碰

暮云低垂，翻滚着，来势汹汹
逃离还是陷落，都只是一个比喻

半山之上，雪白的羊群

早成为悬崖绝壁的一部分

我断定，那个自愿悬挂在半空的人

一时半会儿，融不进那片云

从词牌中走出的仕女一身白衣

我在汉朝的马路上紧紧跟随

街头的雨下在万籁俱寂的牡丹园
泥塑 红墙 长巷
讨伐 背叛 皈依
才子佳人都碾做尘了

孔洞的底部，醉酒诗人
与市井的秋风一样凌乱
时光拒我引我

那个时代 王与王土
百姓与家国 死亡与爱情
最完美的告白只是一蓑烟雨

而我 今夜 任你国土辽阔
只想找到一颗花籽
种出个不一样的洛阳

散文

乡下的秋天

■山东 管淑平

当每一株小草都慢慢地挂着霜色，每一颗玉米粒儿都乐呵呵地露出了笑脸，当田埂上的农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就连从身边溜过的风也携带着果实甜甜的味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乡村的秋日，已缓缓拉开了序幕。

竹篾背篓，老旧手套，修长镰刀，一身朴素衣装，外加悠长的小调哼唱，也许，对于农人来说，此刻，便是秋日里最幸福的时光了。

是的，乡下的秋天总是在农人的焦急而又期待中来临的。它来得不疾不徐，悄悄地，不露声色，在一夜之间，以风吻落花的形式诉说着秋天的序言，恬静，轻盈，又不失神秘。

清新的泥土的气息，熟透了的瓜果的清香味道，也在微微干燥的空气里飘荡，像是从遥远的梦中飘出来的，那味道里包含着春的期望，夏天的耕耘，也包含着这贴心而安稳的秋收获，只有身处秋天，才能愈发地感知到这份舒畅的秋味。

稻田，悄无声息地换上了一片片金黄的服饰，竟乐得稻谷也笑弯了身腰。高高低低的稻穗，此刻，也如浪花，一片连接着一片，一层覆盖过一

层，涌动着秋天深深浅浅的喜悦，也涌动着简单的满足与快乐。

与稻田接壤的是密匝匝的枫林，它们此刻也因阵阵秋风的抚慰，不知不觉地红了脸颊，像是喝多了女儿红一样，晕染着微微的醉意。林中偶有几只调皮的鸟儿，嬉戏着，歌唱着，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或者从那棵树上又哼唱到这棵树上。从它们那玲珑身体上，或许，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什么叫自由与快乐。那样小，却那样机灵，又那样的无拘无束，为乡下的秋天又增添了一份生动的气息。

天空蓝汪汪的，深邃而又带着几分诱人的梦幻色彩，让人浮想联翩。抬头仰望，连一丝儿懒懒的云朵儿也没有，天是那么高远，那么辽阔无垠。天因了这样的秋景，也许天才称得上叫天，景因了这样天空景色才更加的明媚。一切都是明晃晃的，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向着下一个季节迸发，井然有序。

乡下的秋天，是静的，静得能听到一片云，一朵花的心跳；乡下的秋天，是清的，山清清，水温柔，气候温和，天高地阔，也让人的内心多了份踏实感和满足感。

是母亲的官称，认识母亲的人见到她都会亲热的称呼一声“三姐”，因为母亲在姊妹中排行第三。

我那被人称之为“三姐”的母亲，一生是平凡而普通的，如果说有高光的时候，可能就得追溯到母亲未出阁时，曾经是乡文工团的评剧演员。可是从我记事起，并未听得母亲即兴或者无意哼唱几句，所以我对评剧很是陌生。偶尔母亲曾提过几次她在乡里演出《红灯记》，只是我们被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一些诱惑，充斥得眼花缭乱，内心浮动，并没有那份耐心去听母亲叙说她最为荣耀的时光。聪慧的母亲，大抵也觉出我们的兴味索然和冷漠，所以只是一带即过，但我能感觉到母亲内心的遗憾与失落，以及对那段时光的深深追忆，或许母亲面对苍茫无际的坎坷人生路，这些只能变成最为耀眼的星星，时不时闪烁在母亲内心深处，足以慰母亲平淡如水的余生……

我丰沛又快乐的童年，总是有一种优越于同龄人的自豪感，源于我勤劳贤惠的母亲和爱我们入骨的父亲。我的母亲叫佩兰，很小的时候知晓母亲的名字后，就觉得名字好听且雅观。有一“兰”字，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空谷幽兰”，不识字的母亲虽然面目白皙清秀，身材苗条，气质上总是差一些。我生命中真实的母亲，如果要与“兰”有千丝万缕的瓜葛的话，我觉得生长在乡村路边的马兰花更与母亲贴切，倔强而执拗地生活，向阳而开，温暖了这世间。

小小说

贴窗花

■田夫

石头叔、石头婶的一双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外成了家，老两口种着不是很多的田，也没怎么指望田里的那点收成，原因儿女们哪个月也寄许多钱回来。他们的傍山的房子是新盖的，窗很大，前面有小河、树林，环境极好，鸟儿可多呢。

石头叔爱养猫，那是一只硕大的带着黑点的黄狸子，那猫贼精，也勤奋，自打有了它山鼠、蛇啥的甬想进院。猫肚子整天都鼓鼓的，基本用不着石头叔填食。但你可不要以为这样猫心就满足了，你看它，趴窗下墙根那儿，那圆溜溜的眼睛总往高处撒目；它馋那树上的鸟啊。石头婶是个闲不住的人，整天的擦呀抹呀，尤其是那两面窗子三天两头就擦拭一遍。石头叔说你老实待会不行吗，你说你瞪那窗台看着撵着，石头婶说你少管我，还是伺候你那小祖宗去吧。石头叔就不做声了。但窗子擦亮了就是好。就在这问题出现了。

这天早上，石头叔、石头婶正在堂屋里吃饭，听见窗玻璃哗地一声响，他们以为是咋了，丢下筷子就向屋外跑；当他们跑到屋门口时，正好看见黄狸子叨着鸟跑。那是一只黄莺，好像还没断气，二人好一通吓唬吆喝，猫还是叨着鸟跑了。二人好叹，鸟咋这么没眼色，他们又骂黄狸子，真不是个东西，那鸟说不定还能苏醒过来呢。石头婶埋怨石头叔，都怨你的猫；石头叔急了，都是你整天擦呀擦呀，擦得鸟都认不出是玻璃了。俩人闹了个半红脸。过后他们又很后悔，这咋说的，鸟又不是自家养的，着急犯不上呀。林子里鸟多得是。

石头叔继续养黄狸子，石头婶继续擦玻璃。接下来就又出现了鸟撞窗。这一次撞的是一只公山鸡，很小，是个愣头青；那冠子真红，羽毛真漂亮，尾巴像彩旗。这次是人瞅着它撞到窗上来的，像射来的一只箭；如果再用点力，窗玻璃肯定就被撞破了，它顺着玻璃滑下，黄狸子正等着它呢。两口子咋跺脚咋吆喝都晚了，黄狸子一口就死死咬住了山鸡的脖子。

老两口再也沉不住气了。免不了又一顿嘴架。但嘴架过后就又后悔：咱咋城里人似得，不疼人专门疼猫呀狗呀鸟呀啥的，你看这通子虚惊！石头叔说，我的猫是好猫，要怪就怪那鸟倒霉。石头婶说，我总不能让鸟来不擦玻璃吧。

于是他们该干啥还干啥。

只是这天夜里，老两口同时梦见了那血乎淋拉的山鸡——

这一天石头叔起来后像有多大事似的：我得出趟门。石头婶说咋突然就有事了？石头叔说我说有事就有事，问那么多干嘛呀？石头婶知道老头没正经事，果然见老头只是买了一对窗花回来。老头说，你天天把窗子擦得那么干净，我不给你配点彩儿，真的对不起不住你。老婆眼睛笑眯眯的，说你还干了一件好事。其实老婆恍惚间猜到了老头的真正用意。为了证实她的猜想，老婆开始留意着老头。

果然，石头叔把窗花贴上后，就那麽躲躲藏藏地瞅着，不是留意着窗花是留意窗子，看鸟是不是还来撞窗子。鸟你这回应该知道了，这不是空的是玻璃。你看那有东西在玻璃上贴着呢。可事实证明石头叔的这个办法并不奏效，又有鸟撞了窗子。石头叔唉声叹气，但又不敢对老婆明说，虚惊啊。其实石头婶早看出了门道：老头你傻呀，你买的那窗花像鸟窝，鸟是来找窝了。石头婶有了主意。这一天石头婶说我也出趟门，也就买了一对窗花回来，就贴在窗子上，和石头叔的那一对士兵似得在那站着。不过石头婶买的这对窗花是一对翅膀扇起来的老鹰！石头婶想，鹰是林中王，凶得很，看哪个鸟还敢来。可石头叔也想错了，鸟又撞窗了！

就在这一天，迎着刚上窗的阳光，石头叔突然对老婆说，你说我这眼睛，这几天老流泪。怕见光。石头婶说那你就离阳光远点呗，石头叔说我想拉上窗帘，石头婶说拉上窗帘屋子就黑了。石头叔说黑就黑啊。

拉上窗帘的窗子鸟就再没来撞。黄狸子也不在窗下蹲着了。只是石头叔懒得擦玻璃了，没用啊。